

欢迎投稿

最近,不少家长来电咨询子女的作文是否可以上报。
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,更为了给我市中小學生提供一个佳作展示平台,本报学周刊特别开辟了投稿通道,每周将在来稿中选取优秀作品予以刊登。来稿必须为 word 格式并注明**姓名+学校+班级+联系方式**直接发送至邮箱 731052219@qq.com。作品必须为原创,不得抄袭,一经刊登,发放“瑞安日报社”作品刊登证书。
我们期待你的作品!

原创小天地

月亮离我有多远

滨江中学八(8)班 曾晨

“明明如月,何时可掇?”一句短歌,跨越千年,悠悠入耳。抬头望,似水柔月遥遥相望。

月,你究竟离我有多远?

月不语,笑意盈盈,一如从前。忽忆起,小时悠悠脚步,乡间小路上,洒满月光,柔和而又静谧,聆听歌谣回荡:“月儿弯弯眯着眼,风儿荡秋千,你笑得天真无邪……”而现在,我穿梭在一幢幢高楼中,只看见月光下冰凉的棱角众视线中一闪而过,匆匆的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,很长……月儿呀,这城市的节奏如此急促,你永远在那看不见的天际,你,离我太远,远至天涯。

我蓦地有些伤感起来,又低下头去翻那本翻过数次的诗集。“小时不识月,呼作白玉盘。又疑瑶台镜,飞入碧云

端。”月儿呀,你可记得你我滑稽的初识?我记得清清楚楚。那日田间一湾水塘,你正用柳枝梳妆,我竟将你当作了一块金子,想下水去捞,却不仅被你轻轻躲开,自己还成了一只小泥猫。想到那日窘状,我不禁笑开,被蒙上城市烟尘的心灵,似洗去几分不安。母亲端了杯水进来,见我正傻笑,愕然但不语,只将水杯轻轻放在书桌边的窗台上,然后悄悄退了出去。

又翻过一页,我的唇角不自觉上扬。“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。”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。”曾经,我也如他们一样,对着你诉说着自己的过往。记得有一次,我尝试着倒了点酒,却不想后劲极大,我只觉得一阵恍惚,你依旧对着我浅笑,如此温柔,如此安详。耳畔,你还

在吟着那首《苏幕遮》:“明月楼高休独倚,酒入愁肠,化作相思泪……”但我却觉得,你一点都不悲伤,那时,你我之距不过咫尺。

回过神,细细咀嚼,只觉心旷神怡,丝毫不输“把酒临风”,登高楼望洞庭之感。外面传来几声汽笛,我抬头,看见水杯中,月亮正梳妆,没有柳条,却依然清尘脱俗。我这才发现,城市的浮躁并不代表我也应如它一般步履匆匆,就如同不论是池塘还是水杯,月依旧是月,依旧是那个温柔安静的月。脱离喧嚣,停下匆忙的步伐,转过头,月亮依旧在身后默默守候。

月,你究竟离我有多远?

我听见一个温柔动听的嗓音轻轻回答:“我,在你心中。”

渐行渐远的鼓词

罗风中学 八(2)班 徐娇阳

它随着过隙的流年,从我们的指尖滑过,滴落在了历史的洪荒中,自此别过。

鼓词这东西,大抵也是老古董了,它在我的记忆里是雾蒙蒙的,不清晰。只是,家中的祖父会在闲暇小憩时颇有兴趣地打开影碟机,安适地靠在躺椅上,静享一整日的美好光阴。

于是每每踏入回家的小巷,深处便会传来咿呀呀的吟唱声,便知那是祖父在取乐了。家中珍藏着好一叠的鼓词唱片,风格情节有的大相径庭,有的则是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走进家门,只见祖父安然地靠在躺椅上,身后垫了个软垫,半眯着眼,面朝着那台老式的电视,满是惬意。影碟机的灯亮着,电视里的鼓词唱着的是祖父最爱的《西汉演义》,也不知他反反复复听了多少遍了。

但见唱词人束着头发,化了妆,左手持个快板,右手拿着打击的小棒子,嘴里念念有词地用土话聊述一段情节。有时是不配乐的清话“范增听讲霸王要迁都,不觉地呆了一呆”;抑或是板子弦琴小鼓一起奏响起来“季布点头连声应,离却彭城即动身”。叮叮当当的声音倒是明快得很,仿佛可以点醒藏在内心深处之魂。在诗情画意的背景下,唱词人也是更为突出了。每每讲完一段,她都要停顿一会儿,乐器的拉拨击打声便升腾起来。毕后,她又开始抑扬顿挫地讲起来。我竟也有些被吸引,再看向祖父,他似是眠了一般,只是交合的手指在一点一点地敲击着。

我以为,人人都如祖父一般爱鼓词的,至少父辈们一定对其有着化不开的眷恋。

似乎不尽然。至少,我从未见过父亲聆听过,而别处的宅中,也从未传来那或铿锵或婉转的声音了。反倒是一点一点地被流行乐所代替。忽地记起,在许多年以前,祖父与一帮的老伙计会围在一起听鼓词,一言不发地、面带微笑地。可随着年华的流转逝去,一帮老人们,离的离,散的散,再享那过去岁月的也父辈一人了。他,是在怀念着什么呢?我无从得知了。只是在记忆里的那帮笑着牵着我的手的那帮老家伙们,都带着鼓词兀自远去了。空留祖父,执拗地守着那唱片。

说到底,鼓词,到底是什么呢?也许只有老一辈的人才能知晓了,我们无权妄加揣测。想到这,心中便也开始滞涩起来。听着近在耳边的鼓词声,却觉得它是从境界边缘传来的模糊音节,空灵地回荡着。

在时光这条冗长的路上,我们迈开了急促的大步,朝前奔跑去,却忘了年迈的鼓词,只能蹒跚着。于是,它离我们远了。我们渐行,它渐远,愈发地追及不上了。从未想过停下脚步,去等等它的无力。现在的人,对旧事都不愿重提了。只有于鼓词共长的人,捧着鼓词共进。一代代一代代下来,我们得到了什么轻浮的,又舍弃了什么沉稳的;继承了什么无用的,又遗忘了什么应该的,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人的共病,也是我们的痛处。我们对于老文化真是太过于无力从老辈那里继承来,不负责任地让它们随着时光,潜移默化地远走消逝去了。

鼓词目送着我们,看着我们消小去的背影。

于此,我背过身,在时光的长河边,候着鼓词它缓缓走来。

一条煤渣路

市实验小学 六年级 廖良昇

那是一条用煤渣铺成的特别的小路,就是这一条“路”却不止一次出现在我的记忆里。

每次上学,我会经过一条小胡同,胡同里有一条小路,天晴时还好走,可一下雨,满是泥泞,人们经过这里时,总是掂着脚,即便这样,鞋子也还是沾了浑浊的泥水,像我这样小孩子们的鞋子就更是惨不忍睹了。

一天放学,天空乌云密布,看来是要下雨了,我飞快地向家的方向跑去,可是我奔跑的脚步依然抵不过雨的速度,还没有跑到家。大雨便倾泻而下。等我跑到胡同时,那条小路早已满是泥泞。走过的人都纷纷抱怨道:“真是太难走了,我以后宁愿绕一大圈也不再走

这条路了!”而我也提起裤脚小心翼翼地走着,没走几步鞋子就脏得惨不忍睹。这时,一位老大爷挑着两个大筐走了过来,老大爷头发花白,皮肤黝黑,脸上满是沧桑的皱纹,嘴角叼着一根烟斗。老大爷年纪看上去虽大,但身体还算硬朗,挑着筐平稳地走着,经过我身边时,我看到筐里装满了煤渣。不禁问:“路这么难走,您为什么还要挑煤渣呢?”老大爷一只手拿下嘴里的烟斗,笑了笑说:“用煤渣铺路啊!”我疑惑起来,煤渣路铺还是头一回听说。我好奇地停下来,想看看用煤渣是如何铺路的。只见老大爷将煤渣倒在泥泞的路上,然后用铲子铲平,再用铲子拍了拍。

过了一会儿,一条漆黑的煤渣路呈现在了我的眼前。老大爷做完这些朝我摆摆手,示意让我走走看,我走了上去,果然双脚不会泡在泥水里了,我朝老大爷笑笑说道:“很好走呢!”旁边路过的人们也都不约而同地想向老大爷投来感激的目光。这时,老大爷笑着说:“小朋友,我这样做既帮助别人,有帮助了自己,不是一举两得吗?”

听了老大爷的话,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。那是一条用煤渣铺成的“特别”的路,虽普通却包含了老大爷一颗乐于助人的心!这条路已经铺进了人们的心中。这样一条“路”也让我永远铭记在心!

百合盛开

市第二实验小学 五(6)班 翁常洪

阳台上许许多多的植物,
春意盎然,
却不曾开放过一朵花。
然而,
就在今晚,
郁郁葱葱的绿色丛中,
两朵白色大花异常显眼。
哦,
是盛开的百合,

像精致的喇叭。
金黄的花粉,
似一串串音符,
从花中流淌出来,
在晚风中回旋。
哦,百合,
今晚你
不再胆怯,
不再犹豫,

不再娇羞;
今晚你
与春风相伴,
与春雨相会,
与春鸟相鸣。
今晚,
百合盛开,
心花怒放!